



列傳卷第二百十六

宋史四百五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晏光等奉勅修

隱逸上

戚同文

陳搏

种放

萬適

李濟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擇

徐復

孔叟

何羣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

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
 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
 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
 徒召對大廷疊疊厭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良之
 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焉作隱逸傳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為儒幼孤祖母攜育
 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
 里為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慈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
 因授禮記即成誦日諷一卷慈異而留之不終歲
 畢誦五經慈即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

不解帶時晉末志士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
 文為名字慈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
 仕慈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託同文即為
 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為築室聚徒請益之人
 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驥陳象輿
 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
 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乏者周給之冬
 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
 人生以行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里推服有
 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

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為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記迎同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三好為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揚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為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為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即辭貢主之

署誠府助教蓋不亦其舉之揚聲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戶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給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真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錄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

致仕子信自有傳滕知白善為詩至刑部員外郎河
 北轉運使子涉為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
 以彊幹稱象先溥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于光祿少
 卿郭成範最有文為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
 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
 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瀆淵沖涑渙子稷臣瀆
 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舊進士出身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
 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
 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

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為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麈
 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
 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
 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無寢處
 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
 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
 術搏對曰陛下為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柰何留
 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
 受既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
 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陞辭赴任世宗令齎帛五十匹

茶三十斤賜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搏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

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搏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憇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

字四百一
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翻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群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止食羊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

短褐負琴携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詞高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故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

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詔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帛三十四米三十斛以助其喪四年兵部尚書張齊賢言放隱居三十年不遊城市十五載孝行純至可勵風俗簡朴退靜無謝古人復詔本府遣官詣山以禮發遣赴闕資錢五萬放辭不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賁即賜詔曰汝隱居丘園博通今古孝悌之行鄉里所推慕古人之遺榮挹君子之常道屢覽守藩之奏彌彰遁世之風載渴來儀副予延佇今遣供

奉官周旺齊詔召汝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翌日表辭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中書傳詔放曰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禮聘巖棲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為意然主上虛懷待士旰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

帶銀魚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
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
是屢得召對六年春再表謝暫歸故山詔許其請將
行又遷起居舍人命館閣官宴餞于瓊林苑上賜七
言詩三章在席皆賦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
居處以獻優詔趣其入覲放以疾未平為請景德元
年十月來朝言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奉詔特給之
嘗因觀書賦詩上曰放體格高古聞其歸私居終日
默坐一室山水之樂亦天性也每所詢問皆據經以
對頗多裨益朕優待之蓋以激浮競也放每至京師

秦雍生徒多就而學業二年擢為右諫議大夫表乞
嵩少養疾許之令河南府檢校召對資政殿曲宴學
士院王欽若洎當直學士舍人待制悉預既罷又賜
宴于欽若直廬表乞免都門置餞之禮屢遣中使勞
問賜以茶藥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
營葬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蕎麥
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復至上謂
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頗有可采朝廷
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所慮放卷而懷
之即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

肝旻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詰言用熙庶績以卿
棲心巖竇屏跡巖壑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
特舉貴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
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群情
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又方崇政本庶
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恢富國彊兵之
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息訟輔予不逮
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卿宜體茲眷遇罄乃
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畧盡形奏牘以沃
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

至公放上言曰

本山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於麋鹿蓋

無心於絃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疆場兵偃羣黎鼓

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渙巖谷君命荐及肅聽祇

受既朝象魏之下但隗巖林之賤奉聖顏於咫尺聆

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我冠諫諍雖愚者之慮竭忠

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懼瞽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

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蓋念

沿革之攸宜歷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
述國家謀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

四百令九介
之闕漏豈伊對非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
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節之
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為器免溢蕩之咎寢此過
聽遂其夙心况臣首獻納之行不為無位預清閑之
對不為踈隔又安敢碌碌而依違嘿嘿而曠素願且
齒於諫署庶少觀於朝制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
唯茲保全之惠仰繫仁聖之賜時先俾陳堯叟諭旨
堯叟手筆審其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垣無所補
報為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
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

中祥符元年命
四月求歸山宜
上作詩卒章云我
言有溪上醉眠都
赴闕表乞賜告手
幣令京兆府每季
朝從祠汾陰拜工
有詒書朝其出處
放終身不娶尤惡
賜既優晚節頗飾
李俊寫

亦有疆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
 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
 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
 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
 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興唐觀
 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
 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詔驛吏規筭糧具
 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群臣賦詩杜鎬以素不
 屬辭請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言
 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
 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
 月乙丑晨輿忽取前後章疏稟悉焚之服道士衣召
 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而卒訃聞上甚嗟悼親製文
 遣內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錄其姪
 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遣玄子六七歲即為
 詩及長喜學問精於道德經與高錫族子冕及韓任
 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為務有狂
 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

適科討論計四十卷溥化中任任翰林學士因召對
 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任以適
 及楊璞田誥為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
 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
 身遠遠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適素康強無
 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強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
 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
 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惟翰許彖皆
 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於世大率迂闊每構思
 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

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善歌詩上大夫多傳誦
 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
 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凡數年得百餘
 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朝諸陵道出
 鄭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芳大
 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生鄩即瀆
 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鎮留後拜崇政
 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
 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滿

帥張鐸辟為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贊善大夫卒初塋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於時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已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乘馬嘗為宗人借憇于廛間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譽品如此州

間化其儉德真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采陳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塋集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

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李
瀆簪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智交養迨茲晚
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行賁典式慰營
塊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仍示歸生之賻無
推給復之恩申飭守臣優卹其後豈獨旌於泉壤亦
足厚於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作佐郎賜其家帛二
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二稅外蠲其差役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為農母嘗夢引袂於月
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
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

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
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
皆所禮遇或親造謁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
閹吏野至即報野不喜巾情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
見出則跨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
野為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
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
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
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臣實愚慙
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早樂吟詠實匪風騷

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嘗嬰心疾尤疎禮節糜鹿
 之性頓纓則狂豈可瞻對殿墀仰奉清燕望回過聽
 許令愚守則畎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
 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
 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
 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卹贈之
 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
 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為士流之
 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
 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
 清秩追飾幽局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
 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
 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卹
 二稅外免其差徭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
 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
 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
 交遊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
 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繪畫頗
 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

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真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
王曾為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脩天
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叅郡學之
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
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為章句性恬
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
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為墓於其

廬側臨終為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既卒州為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

粟帛逋善行書喜為詩其詞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

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

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

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

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

適罷三司使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

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

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為侍御史連被臺移

出治獄拒不肯行為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
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
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
同時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
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
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
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大
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

時禮遇之給良田二百畝文彦博表其經術該通有
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
祿寺丞復固辭專道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卒有
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徒跣終
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賜粟帛號安
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
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
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
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

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鍾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叡字寧極孔十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縣龍山之滄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賑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餘里人皆

愛慕之見取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
 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
 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
 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取家
 發其廩粟取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掠奪
 其貨取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界之使歸所掠居
 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母夜行此亦可畏
 取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
 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

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何群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
 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大學四方諸生來學
 者數千人群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
 知何群乎群曰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
 眾皆注仰之介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
 群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
 舍目群為白衣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
 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
 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

三百九十一
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
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
以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
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群聞其說不行乃
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群賦既
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徑歸遂不復舉進士
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
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藁有時政願詔果州
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列傳卷第二百十六

列傳卷第二百十七

宋史四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直學士何刻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藁有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寢不下

隱逸中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登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群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為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為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讎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為室以備不虞死則葬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州訪繭室已構屋為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之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忠而隱於家文彥博治蜀為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葺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

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
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
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
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氣氲挺
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
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
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
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
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
林架屋麋鹿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
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
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沈瀾人
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
之游自號贅隅子著歎歎瑣微論十卷以謂贅隅者
枿物之名歎歎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介在太學
遣諸生以禮聘召晞走匿隣家不出樞密使韓琦表
薦之以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謁
翰林學士楊億億携以示同列大見嘆賞自是知名

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為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於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特遷秘書省秘書郎改太常丞卒啓明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啓雜文千六百餘篇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為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昉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

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况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

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呂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呂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為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為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為妻林氏所訟因詆烈會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為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愚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厲風俗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不合中道猶為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為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游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

之流也詔以為揚州教授辭啟守永興辟入幕府亦
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
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為相過真州
與相見侂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
常秩與侂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為隱不竟唯侂以
不仕始終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
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
屈志仕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
行誼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每為書之石或不可

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尹洙帥滑延一致尊禮狄青
代洙遇之亦厚治平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
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
之如此熙寧察訪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
得減半示優禮云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用田況舉
召試學士院為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敕
過門下知封駁司兵奎封還之而與韓絳共上章以
薦徙兗州錄事參軍從奎辟鄆州教授奎升堂拜其
母又薦為國子直講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

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遂以客禮見熙寧初詔舉選
人淹滯者與京官凡三十七人潛在選中神宗聞其
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致之對曰有堯舜二
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
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
應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以是獨得不散司
農開封疑潛沮格各使其屬來驗皆如令而條例司
劾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且不免移疾去縣人詣府
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連度字居錫安州應山人舉進士調商水尉畫春令

興學尊禮秀民以勸其俗開瀕淮田千頃縣大治淮
南王舊壘在山間會大水州守議取其甃為城度曰
弓矢舞衣傳百世哉於王府非為必可用蓋以古之
物傳於今尚有典刑也壘因是得存以母老乞監陳
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
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翰林學士歐陽脩龍
圖閣直學士祖無擇言度文學行義宜在其臺閣以知
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度始與弟庠在
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
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

字四百六十一
毫不可汚也度既死宋郊之孫義年為應山令緣邑
人之意作堂於法興僧舍繪二宋及度庠之像祠事
之庠亦登科敏於政事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譽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事父
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著
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據始終之變蜀
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郊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粟
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
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譽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

其心形嘗訪里人元百祿謂曰子辟穀二十餘年今
強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
太玄譽為解述大旨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
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
拂其所有餘大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
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
為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
年卒年七十六子禊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
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鄞南之崑

山為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為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道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劔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為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寘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

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為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羨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為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侂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

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
戲以為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為陽城之裔故執詩
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
一時名士多從之游崇寧中舉八行解褐為國子錄
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歷陳留尉萬載永明
令知上饒縣積官奉議即提點開封府界河渠坐事
去官遂閉戶著書不復言仕元符末詔求直言孝甫
年八十一上書云亂天下者新法也未流之禍將不
可勝言今宜以時更化純法祖宗因論熙寧而下權

臣迭起欺世誤國歷指其事而枚數其人蔡京嫉之
謂為詆訕宗廟削籍羈筠州崇寧去黨碑釋逐臣同
類者五十三人其五十人得歸惟孝甫與范柔中封
覺民獨否遂卒於筠且死命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
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宰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
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於盛世亦無憾焉蓋
有天命爾所論述有卜世大寶龜伊周素蘊義命雜
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為文州曲水
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於民之邵言縣下江

字四百八十一
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
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慊然其為兩賢所推尚如此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
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
州黃州知郴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
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
出力挽留之不聽皆嘆服以為不可及相率賦詩飲
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
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卧花間
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

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昔有貴客過之瑛酒
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為忤視財物
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其人不能償瑛哀之
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為治田事
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其簿書為欺者誼不可留瑛
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
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
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為吏部郎中就
知蘄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閣謝醫藥至垂
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
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
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
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
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
煩處閒曠遐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
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
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
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
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
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
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
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所居去
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
為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
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為見顧軫問所
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
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

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為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無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何所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

袍草屨室中楊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稍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其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徃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聞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眾爭為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

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鉞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為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為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籍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

字四百三十一
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歙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臨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耻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立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列傳卷第二百十七

列傳卷第二百十八

宋史四百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鄧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碩德進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隱逸下

徐中行

蘇雲卿

譙定

王忠民

劉勉之

胡憲

郭雍

劉愚

魏掞之

安世通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

福唐劉彛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内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

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州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有

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
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
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
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
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
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衰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
一日巾車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
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遜稱
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
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
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
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
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
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
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
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
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
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
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鳥入爭買之以饋遠以故

新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
溉園之際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
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
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
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
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
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
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
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
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

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
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
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
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
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
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
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
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
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
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

字三百九十八
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

鍼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
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
家南平始祖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
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潔衣往
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其後願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
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為
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

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揚寓邸
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
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
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
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
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
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
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徃徃有見之者世傳
其為仙云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
侍游成都見治篋箍桶者挾用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字四百一十一
議致詰而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
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
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滋入洛問易於
願願曰易學在蜀耳蓋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
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叩問與語大有所得不知
所得何語也憲勉之滋皆閩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
氏及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
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
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

不受興徙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鞅鎮撫使董
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
思圖及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
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
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
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
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
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寘牘中藏七寶山下
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
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

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
臣以禮津遣庠辭疾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
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
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
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
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
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
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
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

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
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
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
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
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
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橫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
竟不復出勉之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
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
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
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

五十九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劉

子羽呂杜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砥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為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帥張宗

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為政大體宗
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
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
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
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
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
兩人皆為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
言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初憲與
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屬其子
熹受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

先生為久方憲之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
與王十朋馮方杳詹李浩相繼論事太學士為五賢
詩以歌之人始信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
不究其底蘊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師
事程頤著易說號無山先生自有傳雍傳其父學通
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
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于朝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
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

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為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

則元與亨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

至美之德而於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為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為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為樂歲滿帥王蘭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當免限

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為繪像立祠與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類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

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東修得也乃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凡凡克蚤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

韋字魏揆之字子實建州建陽人初字元履自幼有大志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于兵家所且以告檜揆之以書責傑長

揖徑歸築室讀書榜以良齋自是人稱曰良齋先生閩帥汪應辰建守陳正同知其賢薦于朝時相尼之不果召乾道中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與帥守共表其行誼特詔召之揆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揆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大要勸上以脩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先是學官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揆之既就職日進諸生教誨之又增葺其舍人人感勵將釋菜揆之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于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教宜

字四百八十八
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今乃專以空言
取人又不報遂丐去會福州副總管曾覲秩滿還在
道揆之累疏以諫移疾杜門遺書陳俊卿責其不能
揅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日罷為台州教授
方揆之未行也覲至國門外已久伺揆之去乃敢
入揆之在朝不能半歲既歸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
此而吾學不足以感悟聖意乃日居艮齋條理舊聞
以求其所未至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從父有客于
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建俗生子多不
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衆又白于官請督不葬其親

者富與期貧與財而無主後者掩之每遇歲饑為粥
以食饑者後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
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揆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
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與人交嘉
其善而揅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
挽成就之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
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毋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毋
以僧巫俗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
年五十八後上思其直諫將召用之大臣言已死乃
贈直秘閣熹平日趣向與揆之同乾道中熹亦被召

將行聞按之去國乃止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其職反乃戲擊吾於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瀕以忠義我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舞忠義關前劔門檄發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去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得真不知輕重如此

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徠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

字二百五十四人
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
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卓行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天下之所共知而共
由者也乃有卓行於斯焉徐積於其所天劉庭式於
其室家巢谷於其知己皆行常人之難行其所難而
安焉豈非卓乎曾叔卿之不欺劉永一之不苟取皆
以一事而人譽之終身蓋有其所矣其可忽諸撰卓

行傳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
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幣庭
式乃及第女以病喪明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
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
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
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
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
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
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

字三百八十八
後監太平觀老子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
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
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
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
邊多驍勇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
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為河州
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
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
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

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
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
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
責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
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
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
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
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
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
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

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僭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竒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

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苦枕塊衰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為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瞶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踈密口誦手畫若數一二

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篋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

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為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建昌南豐人羣族兄也家苦貧即心存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饉此物必不時

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拊庇孤惇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為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二年司馬光傳之以為今士大夫所難

列傳卷二百十八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宋史四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軍國軍事尚書丞相監修國史領修事都總裁脫等奉勅修

勅修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蔡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節婦廖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袁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享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氏女

韓氏女

王氏婦

劉令子妻

毛惜惜附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
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
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

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
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
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
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媪娥十
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娥號
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
我毋殺媪也媪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
顏衣不釋顏忿恚斫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
後會稽令董昏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三百一十二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涇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赦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

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為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為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始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掙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輒啜強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履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狹少飲博不以家為事犯法徒武昌父母欲奪而

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
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吳充時為開
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肥包纒妻纒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
兒拯夫婦意唯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
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
滌之事幸矣况敢汙家乎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
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
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
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

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
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荊州當儻以不義見迫必絕
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借去母見其誓必死
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
人劫致之欲納為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
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
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
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
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為賊污辱至此

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
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
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
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為所得
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
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忿
然舉槌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
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

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為所掠
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死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
之城外江上為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閔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
人犯淮揚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
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
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
頭以快衆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慙恚
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三百六十五个
榮氏疑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
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賊張遇
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榮扶掖不
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
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
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
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為賊所得將繫
其姊及何何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
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

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
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劉
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
曰列女也葬之為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
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
至宣避之曹堅卧不起眾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
害四年盜祝友聚眾於滁州襲家城掠人為糧東安
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為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
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

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
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
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
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
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
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奪之譚怒罵曰爾輩賊
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
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虔盜中數日有
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死不汝徇也盜怒坐之
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
東郅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但歸寧倉卒不得與
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
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
今陳已貴必他娶矣蓋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
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
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
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

母女借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
 楊氏婦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
 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
 石泉軍効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
 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
 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
 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
 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汚辱寧死無楚不可
 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寃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
 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
 事恍有俵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
 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
 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
 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
 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
 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
 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
 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

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歛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柰何婦願幹蠶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

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新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起建昌號白蠶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傳走

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絕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祿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焉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

聞變奔赴江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大夫人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縣令汪俱逃將樂縣宰黃埒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賊自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為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丁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

三百九十八
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
萬全共措置折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有急
則互相應援以為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
人知南劔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
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
安事聞詔特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
信郎

王表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表監上高酒稅金
兵犯筠表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表
之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并解

謂表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表安往趙他指以誤
之金人迫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表方伏叢薄聞望
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表後在至老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

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
若蟬螻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
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
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
女不出閨閣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
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
 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
 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
 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
 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
 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
 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
 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
 孫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以進又

愈尚書謝諤為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笄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
 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
 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見一篋
 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為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
 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顧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
 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人得歸隱居賢者之
 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
 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為業紹定二
 年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

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戶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

子曰若幸生還盡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杜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為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暫羨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父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

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嶮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妻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橋垵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停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

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有節運使今其死不棄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內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史四百六十一 李俊馬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清於禮殿兩楹之間入馭
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
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
女白沈于縣之染步曰我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晉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
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遶屋飛
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
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
不能耶守真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子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
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能脫給曰有金帛埋
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
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輿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
尾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
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
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
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九 十五
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
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
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
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
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伉
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
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
戶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
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

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
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
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
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全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全子
為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全子亡命自經
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為宋臣
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
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
一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為汝等凌辱耶遂遇

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率眾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實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會全斬之并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